

岐路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歧路燈

五

〔清〕李海觀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岐路燈卷十五

第七十八回

淡如菊席間遭晦氣

巫翠姐簾內微笑聲

第七十九回

訟師婉言勸紹聞

奴僕背主投濟寧

第八十回

夏鼎畫策驚墳樹

王氏抱悔哭墓碑

第八十一回

王家蓋主僕誼重

巫翠姐夫婦情乖

第八十二回

王主母慈心憐僕女

程父執侃言諭後生

第八十三回

譚紹聞養債生息債

威希僑揖威滾笑商

第八十四回

巫翠姐忤言衝姑

王家蓋侃論勸主

第八十五回

譚紹衣高書發鄧縣

盛希矯快論阻荊州

第八十六回

譚紹聞父子並試

平翠姐婆媳重團

第八十七回

譚紹衣陞任開歸道

梅克仁傷心碧草軒

第八十八回

譚觀察叔侄真誼

張秀才兄弟至情

第七十八回

淡如菊席間遣晦氣

巫翠姐簾內微笑聲

到了次日早膳以後，戚希僑王隆吉是昨日訂明的陪客，自是早到。夏陽原未曾去，是不用說的。少時錢萬里、淡如菊亦至。周家小舅翁繼至，這程高叔、孔繡、蘇霖臣自向碧草軒來。王象蓋着坐捧茶，極其殷勤。心中有許多說不盡的話，爭乃限於廚役，只得把舌頭寄在眼珠上，以目寫心。程高叔與王象蓋有旧日說的話，此中自有默契，也不用再申。王象蓋只說道：「張大爺與少爺早來在小南院了。」程高叔道：「你去請來。」王象蓋急肯，急道：「快請。」程高叔道：「你去請來。」王象蓋急肯，急道：「快請。」程高叔道：「你去請來。」王象蓋急肯，急道：「快請。」

亦趣亦雅

慢須臾張類村判軒，高叔笑拱道：「這從桃葉渡頭至類村也。」笑道：「恰自杏。」

七十八回

花村裡來。高淑道：「老類奇，年紀大了，萬不可常沾衣欲濕杏花雨。」類村道：「一之為甚，又怎敢重？」上瑤臺，這滿座笑了一個太尊堂。蘇霖臣道：「類奇，你為甚的這樣會聯句？偏請你做屏文，你就謙虛起來，自說是八股孝問。」類村笑道：「我一向原沒孝問，只因兩個房下動了曲直之味，我調劑盤梅燮理陰陽，平白添上許多孝問。」若主司出下或乞醮為題目，我若老了，定然要中榜首。程高淑哈哈大笑道：「這題第一要緊是截下，若犯了乞鄰兩個字，那就使不得。」正笑間，張正心已到門內，行後輩之禮。諸公只得把老友的話諧開起。少時，譚紹聞來請看戲，眾人起身前往。到了后門，譚紹聞請從內邊過去。近此蘇霖臣道：「怕不便宜。」紹聞道：「家中原有

請的內容已着他們把門都閉了。過去不妨。原來旧日所請的堂春有另帖再請的。有帶賀礼物件自來的。並連東院鄰芹姐歸寧也請來看戲。一個也不少。衆客到了樓院各門俱閉。賴村站住道。該請出尊堂。見个寿礼。紹聞躬身道。不敢當。老伯們為礼。况且内边也着实不便宜。請看戲罷。高叔道。前边戲已開了。家中必忙。不如看戲為妙。衆人到屏后。德喜掀開堂簾俱出來到了客所。戲已半齣。大家通揖散坐。只得擎茶看戲。上扮演原來盛希倚点的是散齣。不過是文則嬌玉璀璨。武則兇鎗鮮明。粧女的呈嬌献媚。令人銷魂。耍丑的掉舌鼓舌。令人捧腹。日色傍午。煞住鑼鼓。衆客各尋退步。送到帳房院解手散話。遲了一个時辰。廝役們列了三桌排定。

坐椅擺上飯碟，戲上動了細吹。紹聞教請尊客，斟位奉盃。各客那肯受，只得行了簡便之禮，尊命讓坐。彼此各謙遜了半晌，少不得怕晚了戲上，閉目團圓，作了一個告罪的揖。只听得說：「乩坐，乩坐，有僭了中間一席正放。」張類村道：「斜着些好坐。」紹聞向前婉聲道：「怕遮住后边小娃娃們看戲。」老伯齒德俱尊，何妨端臨。類村道：「慚愧慚愧。」於是坐了首坐。程萬叔次坐，東边打橫的是周無曠，西边打橫的是王隆吉，東列席首坐是蘇霖臣，次坐孔緒經，打橫的是張正心，夏鼎占了主位，西列席首坐是淡如翁，次坐是方万里，打橫的是盛希儔，譚紹聞占了主位，坐次已定。德喜兒一班換去冷酒，注上煖醇，紹聞站起來，奉盃躬身周讓。這戲上早已參罷席，跳了

指日各尊客打了紅封，全不用那穿開場的拿着戲本，沿席求點。單是盛希儔排定了長生殿，閣自上來，不說這公客擎盃看劇，內中單有這淡如菊，心內有老大的不快活。肚裏默付道：我們在各州府縣，休說那刺史長令，就是二千石的官兒，見了我們，不稱先生，不敢開章說話，不讓我們坐上席，還怕我們吃不飽。那曾稀罕見這几个毛秀才子，窮措大來，看他們舊上蒼髯，那有發達之日。身上布素，並無綢緞之袍。畧說了一个隔省遠客，虛讓一讓，竟都吼在上面了。我若不說起我的身分，叫他們當面錯過，不認得我是誰。這胸中早臨了一部顏魯公爭坐位的稿，在腹中內，但話無來路，如何說呢？少時，咽了几盃，問下万里道：下師傳這兩日在衙門不

曾才万里道到明日就不是我該班了。昨日尉氏縣秦師傅已到。明日就上班替我。淡如菊道。汝寧府上來不曾才万里道。他还是春天上了一面省。到如今總沒來。昨日十三日。號簿上登了他票帖。一扣。淡如菊道。他那一西平縣。那宗事見不小味。才万里道。甚麼事。淡如菊道。天着哩。西平有一宗大案。乃是強盜傷主。西平是个青年進士初任官。且日子淺。諸事糊塗。內中強盜拔了一个良民。西平硬夾成了。人家不依。告到府裡。府太爺前日。委敝東會審。我張的去辦。你說好不難為人。一个年輕的進士。咱如何肯不作養他。但他這讀書的人。多是天昏地暗的。把事弄錯了。就錯到一个再難動轉的地位。咱心裡又捨不得鬧掉了他。这个官。想起人家。

也是苦讀十年寒窗，九載熬油，咱再不肯一筆下去，開壞，好，不難為死人。
才，万里道，淡師爺休怪我說，西平是去不得的人。六月上旬，來投手本，要
稟見，还要有話說。到官廨坐下，那門包規矩，以及內茶房內，上號房分子，
跟他淘多少氣，全不曉做官的銀子，是天鵝肉，大家要分个肥，就是不吃
大塊兒，也要扯一條肉絲兒，全不管俺是他的一條大門限，難說本司一
个大衙門，是他堂樓當門麼？這一个才師傳，那一个淡師爺，盛希儔听的
厭極了，說道：布政司堂樓當門，我不但常走，我还是布政司堂樓裡邊生
的，毫末不為出奇，你不認的我，在娘，在娘，在娘，廟街北的住，我姓盛，大家看戲
罷，這錢萬里竟着風頭兒不順，就趁着這一陣鑼鼓喧天，喇叭鏡釵齊响，

住了口，看起戲來，少遲席已上來，水陸雜陳，湯飯將到之時，兩個旦脚，恰好娜、娜，在毡上做戲，這盛希儔目不轉睛的，自己賞鑑，心中还想席上喝米，管家放賞，爭乃一起迂腐老頭兒，全然不知湊趣，早已心中不甚滿意，只听得淡如菊道：「十年不家，全然沒見一副好箱，一顆好旦脚。」紹開道：「這是山東接來的。」淡如菊道：「這都是敝處打下退頭貨，只這退頭貨三個字，盛希儔肝花上，直擡了一大針，心坎內，竟尋了一平聲聲雷，扭頭厲聲說道：「淡師爺，淡老先生，眼裡看罷，不要口中胡褒貶，像你這個光景，論富你家裡沒產業，論貴你身上沒功名，即在貴處看戲，不過隍廟戲樓角裡，擠在人空裡面，双脚踏地，一面朝天，出來個唱挑的，就是儘好，你也不過眼內發

酸喉中咽唾，羨慕羨慕就罷。你今日且不用在席上說長道短，諱紹聞見希僑出語鹵莽，急攔一句道：「盛大奇是怎的說着戲罷？」盛希僑一聲喝彩，子道：「這頭從真進去罷。」休惹人惡心。這些話，說馬牌子罷，休掃我這傻公子的高興。這淡如菊現，聽說布政司堂樓生的一句，早知曉是一個大舊家，兼且隍廟裡戲樓角着戲的話，未免竟有些親歷其境意思。況且當場煞戲太為無光，只是一溜烟推小解而去。德喜說姓淡的走了，紹聞急忙去趕。這張類村諸公都微有失色之意。惟程嵩叔笑道：「叫他們唱戲罷。」盛希僑道：「程翁吩咐，你們還接着唱。」於是鑼鼓重响，兩旦依日上場。盛希僑道：「通統非是晚生造次，實在姓淡的話，叫人咽不下去。一個進士官，全在他

手心內擲着、既然如此、如何只听說人家賀進士、沒听說人家賀幕賓、即如這兩個旦脚、本心在此豈不儘好也、美罷了、只到了山東河南、就是他南方打下來退頭貨、好不惱人、程嵩叔笑道、盛世兄不曉他、就是南方打下來的退頭人、他本地方好的、不在家享福、就在外邊做官、惟其為退頭貨、所以在河南山東、三西奔馳、盛希僑道、晚生若是曉得老先生們不起頭、就早已動粗了、看官要知、草此一回、非故為雕刻無鹽之輩、乃是有一个正論、綴在後邊、陳思王曹植云、文人相輕、自古為然、蓬幕之中、豈無顯於功名、沃於孝問之士、但此亦不能恒覩、若是短於功名、歉於孝問、一遇本官屬下、但有生員牽入案牘者、這胸中早刻下草野可笑、律例不通八个字的印

板既已成竹存胸。何難借書於手。稟擬之下。便難免蘇東坡嬉笑怒罵之文章矣。總緣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的李問與之予者也。耳矣。焉哉的李問。是兩不相能的。所以真正讀書人有見識者。斷不肯於公署中輕投片紙。若不自愛自重。萬一遭了嘲笑。的批語。房科粘為鉄案。這里傳為笑柄。你也搵不了登聞鼓。雪這宗虛譴。奇冤。這是何苦而來。更有一段謠說。大凡世上莫不言官為幕為客。其實借用李謫仙兩句道。夫幕友者。官長之逆旅。官長者。幕友之過客。本係以利為朋。也。勉強人從一而終。所以做官人有主意的。諸事各要自持主張。不過律條筆盤。在他們身上取資。若說自己是虛中善受。朋友們是駕輕就熟。倘有疎虞。恐怕他們又同其利而不同。

其害了。閒言已完，再叙戲場。紹聞趕不上，淡如肩，回來急忙照客，席面草率完局。首座張類村，早有離席之意。眾人看見一齊起身。戲子住了鑼鼓，這錢萬里先向紹聞告別。王隆吉見堂眷一齊回向后樓，也不說再見。姑娘、孔續經亦說家無別人，周無曉知后边人多，催小廝叫轎夫抬轎，要並新婦同歸。紹聞一搥說了些謝不尽，厚貺賜光的話。戲子吹着鼓樂，一同送出而去。類村道：「正心你也該去后院看車來了，不曾？」張正心領了伯父之命，也跟出大街，轉回衙街口，看車。紹聞送客回來，說道：「老伯們俱有晚戲，小侄萬不肯斗走。」類村道：「我不坐，這一會腰疼的緊，不惟戲者不成戲，且不中伺候。」紹聞道：「睡坐隨老伯自便，一定住下，不然者看完戲，小侄送。」

老伯到后街衙小南院住下。程萬叔笑道：「老侄，留你住，你今晚暫唱一個外何如？」類村笑道：「休說唱外，就是唱末，我如今也成了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程萬叔道：「這豈不難為？」旦腹旦吟。麼？類村笑道：「明旦知一旦填溝壑，其如我竟是不敢自外何？」蘇霖臣道：「旦而伐之，豈不怕人？」張類村道：「噫，並不是旦。直是一個白且黑且。」就老叫「我生有几分唱不成？」這一起蒼髯老友說起閨閣妙話，不覺的一座皆笑。少時，德喜道：「張少爺在后門上請大爺坐車回去哩。」張大爺還從后院過去罷。張類村道：「老侄把菓子送我一包，竟是老來丟醜。」紹聞道：「現成的。」萬叔道：「直把如君作細君。」類村道：「盧仝之婢不如之甚，不如之甚。」笑別而去。紹聞引從后院送了回來，不說男客只有